

這時候，得銀的娘在她昏花的眼中，看見了得銀是得了超渡，穿了大褂，很漂亮，被紅燈引着，慢慢地隨着紅燈遠了！

(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稿，八日改成。)

棄 嬰

稻子收穫了以後，天氣是漸漸的清爽起來，嚴威的陽光，也變成了恬靜；尤其在這「秋半天」的時光，太陽隱藏在雲端裏，微風吹着竹葉的響聲，黃金色的萬壽菊開放在籬旁，這時候，却令人顯然地感到大自然秋色的美。

一天的下午，我便在這樣的秋色裏去訪我多年沒見面的朋友孟毅君，他是我舊日的同學，我有四年未回故鄉，這次看見故鄉一切都有些改變了，不自覺地接受了故鄉給我以懷舊的悽楚，因此想到孟毅君，便要急於一見。

我向家人問明了路，我便拿了手杖，穿好衣服，開了後門走了。當時母親叫我同一個人一陣，我說：「不必，這十來里路，還怕摸沒見了嗎？」之後，她又說：

「天氣不好，莫等下了雨。」我便笑着說：「秋天就是這樣的。」獨自在鄉間大路上緩緩地走着，很有一種特殊的意趣。一陣風來，玉蜀黍寬大的葉子便嘩嘩的響了，秋蟲隱在黃豆叢中，時時不急促地鳴着。我將呢帽拿在手中，任秋風吹散我的短髮。

我走到沙河的渡口。河水暴漲，河面較往日幾乎寬濶了一半，舟子在河的對岸，笨拙地在移動他的竹篙。這邊岸上，等船的有三四人。坐在我身旁的，是一個油黑的鄉人，面前放一副搖籃，搖籃內躺着一個小孩，大概還沒有一週歲；搖籃旁站了一個年輕的婦人，中秋節快到了，伊們想是回娘家的。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個從市上賣柴回家的，盤了辮子，肩上的扁擔掛了一個小小的香油壺。

我於是坐在河岸的草上，默默地回想到以前的事了。那時候我已經學作文了，孟毅還開始讀「上論」，圓圓的臉，穿了雪青色的洋紗褲。他天資還高，却很頑皮，一次先生夜間用便壺，裏面忽然跳出來一條泥鰍，嚇得先生將便壺擲得粉碎，便是他的好身手。我偶然想到這里，獨自笑了。

過了河，走有一里路，我知道大約是快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是那一家，問了路旁割草的小孩，她告訴我一枝樹上有三個喜鵲巢的便是。

多年未見面的老友，驟然歡晤，自然是一種說不出的喜悅。他沒有什麼大的改變，面孔依舊是圓圓的，只是有些老相，而且留了稀疏的鬚鬚：最令我奇怪的，是他年齡不比我大，不知爲什麼頂却禿了。回想到以前的歷史，已成了另一個世界了。

這意外的來客，使他特別的高興。

「近年來在外邊生活還好罷？」

「爲什麼不談別的，開始就問我的生活呢？」我笑了故意這樣說。

「啊啊，我並不是打聽你做官了沒有，不過我覺生活很重要，你看我，就是爲生活所累。」

他是苦笑地說，就匆忙地跑出。聽他在後院告訴他的夫人預備菜款待我。我趁他走進來時，我說：

「晚上可千萬不要費事，我不大能喫。」

「不是的，招呼預備點酒，酒還能喝罷。」

我們談了些過去的生活，彼此都有些感喟；他沒想到：我在外邊飄流了這多

年，竟與他同樣地受了惡命運的撥弄。

我們的談話漸漸有些冷靜了，尤其是覺得沒有什麼可談的，雖然在未見面前我以爲有千言萬語要說。他於是找了新的材料談起來。

「今天上午我從張四爺那裏回來，聽說有個胎兒在路前呱呱地哭，我走到跟前看時，原來是一個很胖的胎兒在那裏躺着，頭上的胎毛黑黑的，可是那紫紅的嫩臉，有些被風吹焦了。當時我就想抱回來，又怕妻不願！……」

「到底抱了沒有呢？」

「妻倒想抱，不過沒有奶，她還在躊躇呢。」

「要是雇一個奶媽，倒可以。」

「雇奶媽？很不容易有，而且雇不起。」

「那麼，我想還是不抱好，因爲胎兒沒有奶是不行的；萬一抱了以後，又折磨死了，也不好。」

「這倒不錯。」在房裏來回走了兩趟，又用決定的口吻說：「對啦，還是不抱好。」

晚餐時，他勸了我很多的酒。他那長河的魚和筍鷄，使我更親切地感到一種田園的美味，我却不覺地喝醉了。

爲了醉的原故，晚餐後談了不久，他便照應我睡了。

沉醉的我，一覺醒來，已是夜半。天落了雨，滴在庭樹葉上的雨點，和屋簷下的淅瀝，已不似六月間的暴雨那雷電交加的樣子了；同時風很大，從窗櫺吹到床上，輕寒陣陣地襲來，正是秋夜悽清的景況。

這時候，酒有些醒了，心裏却被酒煎得難受。喉嚨發乾，要冒煙似的。起了床，擦火柴，點了燈，在桌上找了茶壺，沒想到一滴茶都沒有。這失望，心裏更是焦灼，似乎這時要有一滴茶在喉嚨裏，便得救了。

我頹然地倒在床上。燈油將盡，僅放出昏昏的光守着。

那被遺棄在風雨下曠野上的胎兒，無端出現在我的心裏。我自責，我同孟毅談話時，不該破壞他們夫婦對於將要培養這新生命的心願。現在，雨是這樣地下，風是這樣的狂嘯，能保這新的生命不被這風這雨摧毀麼？

我打了個寒噤，全身都在戰慄。燈已不再昏昏已從它那最後的光焰而熄滅了。雨依舊是不停止地下。

我看見：那紫紅的臉，胎毛黑黑的小人兒，在曠野上，對了狂風暴雨呱呱地哭；雖然狂風暴雨能够塞着那哭聲，但是那小小的身體充滿了新生命的力，猶作強橫的掙扎。

我想睡下去，極力強制我這不安的心，終於不能够；而且許多恐怖都趁我這竊懼的心透入了。

越是焦灼，酒力越是煎迫，更想要一杯或一滴水來滋潤我這噴火的喉嚨。於是想到可以開開門，盛一杯屋簷的雨水。

起坐在床上，伸手去摸索床頭條桌上的茶杯，兩眼望着這屋中所有的空虛，心又紛亂地入了魔幻的境界。

那紫紅的臉，胎毛黑黑的小人兒，已經不在曠野而在雨水泛濫的院中了，他對了狂風暴雨呱呱地哭，大的恐怖抓住我。

我倉皇地將綿被蒙着頭，那呱呱的哭聲依舊和了風聲雨聲竄入我的心。我深切地感到，一個新的生命將毀滅而反抗的偉大的力量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孟毅將我叫醒，他看見我是和衣睡的，很驚奇。

「怎麼？你是穿着衣服睡嗎？」

「昨晚喝醉了，夜間又起來的。」

「真不該勸你喝，醉後臉色怎這樣的壞！」他有些懊悔似的。「今天早晨酒全解了罷？」

「全解了！沒想到昨夜是那麼大的雨！」

「雨下了，秋莊稼倒不錯，不過秋雨後，却有點涼！」

「但那路上的胎兒，不知怎樣了？」

「啊，那胎兒麼？妻也很擔心，今早派人去看，說已不在了，許是有人抱走了。」

他輕輕地將我心中的疑懼解答了，心便平和了下去。

早餐後，我辭別了。陽光已遍了大地，泉水清清地流着，映出綠色的垂柳，一切都在這秋雨後，感了一種新的生意。大路是沙土，並不泥滑。我緩緩地走着，猶如昨日來時一樣的閑適。

走到一所義地旁，看見一羣兇悍的狗在那裏各自怒目狂叫，彷彿是爲着面前一塊黑的東西爭執着。

漸漸走近了，那黑的東西，已顯然陳在我的眼前；許多破碎的布片，中間橫臥了一個胎兒的屍身，正是紫紅的臉，胎毛黑黑的小人兒。那屍身佈滿了野狗的牙痕，那肥嫩的小腿，已經失去了，只剩了下膀的半截，現出紫紅血色的肉。那美麗的面孔，還未被狗噬咬，依舊是閉着眼，好像是酣臥在母親懷裏似的。

這時候我的全身都震慄了。

狗見人來，便由兩隻強悍的將那小小的屍身啣起，一隻狗好像咬住頸頸，胎毛黑黑的頭癱軟地下垂；另一隻狗大概是啣了那血肉模糊的下膀的半截。一羣都闐然地跑到義地裏墳與墳的深處了，剩餘下的，只是幾塊破碎的布片。

我淒涼的自責，我已成了這罪過的主人了。我知道，這新的生命毀滅的時候，便在這風雨之後。我想，在渺茫中希求自贖，將這一羣野狗趕走，再設法找人將這小小的斷缺的屍體埋好，在我這負罪的心，或可作萬一的慰解。

於是我拿了手杖走進義地去。

那一羣野狗正在快意的時候，見我的手杖揮去，都讙擁向着我，張着惡悍的嘴，狼一般的嗥叫；其中的一個嘴咬住我的手杖，我用力一拉，手中僅剩了杖柄。在我的張皇中，竟出我意外的一隻狗咬了我的腿，疼痛頓使我伏下身坐在地上。

野狗們好像知道我已經失了力量，於是又很快地集到那毀碎的屍體的前面了。牠們重行快意地嗥起，一種咀嚼的聲音，震動我的心。

我更忿怒，我將那杖柄用力打去，好像打在一隻狗的頭上，只聽了一種嘴中塞着肉塊的嗥叫的回聲，便寂靜了，留下的還是咀嚼的聲音。

義地鄰近的農人，有的認識我，很驚異我為什麼坐在那裏，而且白褲上染了些微的血迹，他們於是將我扶着送回去。

在全室的燈光下，我默默地躺在床上。妻和母親都在床沿守着，全室中的情調，是溫馨，悽楚。

「你是怎麼的？」母親慰藉地問。

「呵！」我疑惑地答了，以為剛纔所經過的是在夢裏。

「問問他，是不是病狗？」叔父的聲音在外邊問。

我臉轉到床裏，看見我的孩子正美滿地睡着，我更疑懼了。一剎那間，那血肉狼藉胎兒的屍體，胎毛黑黑的，放在我的眼前，隨着便是一羣野狗瘋狂的咀嚼的聲音。